家註毛詩　頌　十九　二十

周頌清廟之什　二十六

周頌臣工之什　二十七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二十八

魯頌駉之什　二十九

商頌那之什　三十

口 12
3116
10止

口12
3116
10

毛詩卷十九

日本尾張侍講　冢田虎　註

周頌

頌者、郊社宗廟之樂歌也、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頌之言容也、而周頌者、美周王之盛德之詩、而其作在周公攝政之時、以頌文武二王之德者也、而後又以頌成康二王者、續之總謂之周頌也、而周之禮樂、在魯者、雅頌既混焉、雖曰孔子自衛反魯、雅頌各得其所然、亦歷衰亂之世、詩傳既喪焉、毛公之所傳又似有亦混雅頌者焉、以左氏傳觀之、以今之武詩爲武之卒章、以賚詩爲武之三章、以桓詩爲武之六章、然則如武者、本是數章之樂歌、而且曰克商作之、則未必如毛公所傳也、又魯工爲季札歌頌、又更舞大武、季札論之者、亦可以參稽焉、他論之於篇中、○子貢詩傳、有周頌之編題、而其傳皆缺文、不可知也、

師譜云、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載、無不持載、故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今云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是稱堯之言、容之言豈必然也、或蓋因其德而頌之者歟、其形容特不同、并云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云、蓋頌與容古音通用、故序以言之、今云不唯宗廟之樂歌、凡天地社稷之祭、皆有頌、在詩可見也、今毛詩之所編、多有可疑也、如註

鄭云清廟者象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云朱云清清靜也今云鄭說似汪矣當如朱注

毛云穆美鄭從之朱云深遠也今云穆穆和敬且和之諸侯鄭云其禮儀敬且和之諸侯有光明若是之德者來助祭今云顯相即肅雝也下云肅雝和鳴同文之召南何不肅雝王姬之車鄭說非也

毛云執文德之人也鄭云執行文王之德今云是之字則鄭說可是也朱未從焉

陳氏樂書云肅雝敬之在於雝雝和之在形之

清廟之什第二十六 頌亦以什為編者非古也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朝直遥反○蓋是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賓殺禮咸格王入太室祼之時其升歌之詩也然是不唯為祭祀之樂歌諸侯大饗亦用之也孔子曰兩君相見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申詩說亦以為周公成洛邑奉成王見諸侯作明堂宗祀文王以配昊天上帝率諸侯祀之而作此樂歌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於音烏相息亮反○歎辭穆深遠貌清廟蓋洛邑文王之廟所謂太室清者清淨之稱耳肅慎雝和也顯相諸侯之助祭者其皆俱謹慎和順也

濟濟多士。濟濟威儀盛整貌越於也在天文王之神在天也多士皆威儀

秉文之德對越在天

毛云駿長也躋於天矣見承於人矣今云駿循駿德之駿文也鄭說是也朱云駿奔走其在廟之主今云此解不協于文

鄭云命循道也朱云天命即天道也今云皆非也命與道豈同焉哉鄭之以穆為美此亦如前章毛云純大朱云純不雜也今云朱可是也

朱云詩中未見告太平之意文云此亦祭文王之詩今云至於曾孫而舊其道者自是告太平之意矣

濟濟然執行文王之德配對於其在天之神也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射音亦○駿大也不顯顯也不承承也射厭也斯語助也諸侯與多士大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皆執行其德故其德自顯著而人承順之是文王之德無為人所厭也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告古毒反○武成曰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是文王受命大業未就而崩武王承其志伐紂而天下太平也故周公制禮樂成文武之德乃祭文王而告太平也○申詩說以為亦祭文王之詩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音烏下同○於歎辭穆深遠貌天之命文王延及子孫者其命深遠而不已是天之所以為天也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乎音呼○不顯

毛云假嘉溢慎、今云溢訓慎、解耳、鄭云以嘉美之道、鏡衍我、朱云何之為假聲之轉也、皆恤之為溢字之訛也、今云皆不可知也、左襄二十七年君子曰何以恤之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朱藍原于此也、然左氏所引以今之詩否、不可知也、是下於我其收之則既有所以知也、下雖詩假歆皇考假與歆同、毛云成王能厚行之、今云曾孫不獨作成王且篤厚字義不同

朱云詩中未見奏象舞之意、又云此祭文王之詩、今云詩中曰文王此祭文王之詩、曰迄用有成是未可知文王之典、曰迄用有成是未可知武事、古則示何以知非奏象武、

鄭云緝熙光明也、今云非也、說具於文雅、

家詩毛詩 卷十九 二 瑞堂

顯也、其德之純粹、自顯著于天下、而亦不已也、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假、音暇○假、猶假樂之假、與嘉通、謂美德也、溢、盈溢也、我、我子孫也、駿、大、惠、順也、曾孫、主祭者之稱也、文王美德以盈溢於子孫、子孫收斂之、大順從我文王之道、而成王以下、主祭之曾孫、皆篤其治道、言成太平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

象舞、武舞也、象、用兵刺伐焉、武王克商、而所以制也、○申詩說、以為祭文王于明堂、而奏象舞之詩、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緝、繼、熙、明也、其解已見於大雅、典者、冊書之可以為常道者也、是清其道、以繼王者之明者、則文王之典法也、

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肇始

也、禋、精意以祀也、迄、至也、禎、福之兆也、文王受命、始禋祀上帝、而後至用其典法、乃有成功、是周之禎祥也、謂伐紂而克勝也、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蓋是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成王始即政而祭宗廟之時、諸侯來助祭也、○申詩說、以為成王祭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辟音璧、錫音賜○烈光也、辟公、諸侯也、錫、與也、其威儀光文、諸侯皆來助祭、與王以神之祉福、愛惠王無疆、王之子孫、將世世保有此福、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封、大、靡、侈靡也、崇、尊尚也、戎、大也、皇、君也、助祭諸侯、各無大侈於汝邦、是王乃其尊尚之、又念

朱云詩中未見即政之意、又云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今云詩中不見即政之意、則以為非成王即政之詩乎、詩中既曰前王不忘、則成王即政之詩也已、

毛云烈光也、文王錫之鄭云天錫之以祉福也、今云錫之辟公錫與之者、詩詞明也、朱云言諸侯助祭、使我獲福、則是諸錫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云是也

毛云封大也、靡累也、紂立也、戎大皇美也、鄭云崇厚也、皇君也、朱云封靡之義未詳、或云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泛侈也、崇尊尚也、戎大皇大也、今云封訓大、猶封豕長蛇之封、今云毋酌諸說、

無競之二句出于柳二章其辭具焉
毛云訓道也而王武王也今云而王豈乞文王乎例皆楠文武也大學解之者審矣

朱云此詩稱文王之詩胡一桂云詩但稱太王文王則祀不及先公明也若才常其人不顯其德可乎然朱子定以爲常太王詩不及文王者豈以詩不言王季也云今云胡氏之說猶朱蓋之旁如註

毛云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於高山之上今云非也文不是也鄭云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利萬物云此示使興雲雨利萬物實矣詩不及此也朱云荒治也天作岐山而文王始治之是荒訓治牽德荒固有大訓猶面稷惟荒度土功之荒鄭云彼猶爲物也徂往也今云此解皆迂也朱云岨險僻之意也文云大王既作而文王又爲之云云此意則終矣然以彼作爲大王作之非也彼天之所作文相承者明矣但李本作岨陸書西南夷傳注乃韓詩作岨

朱云此詩詳考經文而以國語證之其爲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而毛鄭舊說定以頌爲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尼頌中有成王及康王者例皆曲爲之說以附己意其迂滯僻澁不成文理甚不易見而古今諸儒無有覺其謬者獨歐陽公著時世論以作之其辭明矣今云朱說實卓見也余嘗讀國語韓詩章句疏見此詩祀成王之頌後見此朱說皆同意焉李歐陽修得之矣朱云小序之此詩高有昊天宜遂之序爲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往往皆襲其說云今云實然矣

家詩手記 卷十九

此助祭錫福之大功使王繼序于先王以君之人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競彊也百辟諸侯刑法也王者治國無彊於用賢人用賢人則四方其教訓之且其爲政無顯於修德修德則諸侯其法則之於呼前王文武能行此二者是以人稱頌之不忘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先王謂大王以下先公謂諸王成於武王故頌其德者大王以下而已周公制禮雖上祀先公以下天子之禮然先公之德豈得悉頌之乎其祀先公亦其樂歌則將大王以下之頌也故此詩唯稱大王文王也○申詩說以爲周祭岐山配以大王文王之詩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高山謂岐山也荒大也天作岐之高山大王自豳遷岐下而成都邑焉乃尊大此山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俱一作岨是也夷平行道也彼天之所作岐山之險岨大王荒之而文王安之而有平易之道路焉子孫保有之世世邦之也大雅所謂柞棫拔矣行道兌矣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是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詩也周語解此詩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是可以徵焉今序以爲郊祀天地者甚謬矣而解國語者亦因此毛詩而謬說焉耳毛公之所傳篇次固錯亂而以成康之頌混諸文武者不啻此詩下篇猶多有焉○申詩說以爲康王禘成王于明堂之詩

成王鄭云成王切今云其說如上解
夙夜是命有定毛云命信有寬
夙夜是命有定毛云命信有寬
密寧也鄭云早夜始受天命不
敢解倦行寬仁安靜之政朱
熹云有定深也密靜密也今云坎等
之解皆未盡似有得失
毛云緝明熙廣單厚肆固靖
也鄭云廣當光固當作塞云
知也鄭云廣當光固當作塞云
今云皆強解
緝熙如前諸註皆失之

朱同序

毛云將大鄭云將猶奉也朱云將
奉也今云小雅大雅爾殺既將皆
進無將大車亦訓進
朱云右尊也今云不穩也鄭以為
右助之是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

二后、文王武王也、夙夜、勉強之詞、基、本也、天之於周、后稷以來、既有成命、而文武二王、相受其命、成王嗣之、而不敢康寧於位、夙夜勉強本乎天命、其政治寬宥靜密也、

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於音烏○於歎辭、緝、繼、熙、明、單、盡、肆、故、靖、安靜也、成王能繼文武之明德、征三監淮夷、徐奄之叛、亂以盡其心、故其安靜天下也、單國語作亶、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

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申詩說、以為季秋禘上帝于明堂、而配以文王之樂歌、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右、音佑○將、進、享、獻也、右、與佑通、我

毛云儀善靖課鄭云靖右也又云儀
厚儀卿朱云儀式刑皆法也今云皆
不穩也儀猶儀鑒于殷之儀位
也靖例皆安靜也
朱云錫福之文王既降而在坎之
右坎上字我祭之之今云二右字皆與
佑通耳朱說不得於文

之二年左傳引坎二句曰敬主之
謂也

朱亦用序說

○左昭十六年、晉韓宣子、賦投將、

進獻牛羊以配祭文王于上帝是天其佑助我周也。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

嘏、古雅反○儀、宜也、式、刑、法則也、靖、安靜也、嘏、賜福也、宜法文王之典法則文王之典法、以日安靜四方也、是能賜福之文王、今既佑坐于上帝饗此祭祀矣、左氏傳引之、典作德、似是矣、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其、夙夜勉強、畏、遵天以得威罰、於是保有此天下也、我皆我主祭之王也、時是也、我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守、手又反、告古毒反○此詩、左氏傳則曰、武王克商、作頌、周語則曰、周文公之頌、然則武王克商之時、周公為作之以為周巡守告祭之樂歌也、周制十二年一巡守、至於方岳而告、至于天、書曰、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申詩說、以為述武王巡守而朝

鄭云薄猶甫也甫始也今云薄國風以下多有何為至此劃甫右序之右亦與上篇同朱未劃尊非也

毛云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也鄭云昭是也王逆符而明是天之子有周家云今云此解皆老之明昭猶既醉詩昭明有融之昭明言明德以昭臨于四方也朱云明昭乎教周也云此解是也

毛云夏大也鄭云樂歌大者稱夏朱云夏中國也今云夏界陳常于時夏以為樂章則不通也

會祭告之樂歌蓋大武之三成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右音佑○時四時也邁行也昊天其子之謂為天也薄聊言語辭也震威震也疊懼也喬高允信也武王既克商以時巡行四方之邦是天其以武王為天子實佑助周人次序其君臣上下聊以伐紂威震萬邦乃天下莫不震懼焉山川百神及河喬嶽之神亦咸懷服柔安之信武王是為天下之君也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櫜音羔○式用也載則戢斂干戈肩櫜韜也明昭哉有周之道以慶讓黜陟之典用序在位爵列之等則斂干戈韜弓矢示不復用兵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夏戶雅反○懿美肆陳夏中夏也我周求美德之人以布陳德政於是中夏有此天下矣

夏信武王保

朱云此詩并及成康則序說誤矣其說已具於是天有成命之篇檢氏以周之命有四方不自成康之時因從小序之說朱以辭害意之失皇矣之詩於王季章中又具註云此句毛亦蓋已有此句毛亦又具註云此句毛亦武王成康王之詩今云序之說實如朱說但朱氏以此詩為武成康之樂亦未盡也武王之事止首二句是因擊成康二王而原其功業以先稱武王焉耳故下文句獨稱成康也毛云愈競競也鄭云競彊也今云毛鄭之意彊弱之彊是也抑二章無競惟人同為朱云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豈不顯哉是以競為勉強以無競以爭競詩不然也成康毛云成文功而安之鄭云成安祖考之道今云此其誤矣于前下成康註皆非也奄有四方穆穆以為不自成康之時之說朱唯以為以辭害意之失斯亦未得之其考如註大雅皇矣奄有四方奄字毛以為文鄭以為覆朱以為忽皆不是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蓋是昭王以下祀成康二王之詩也已而其在此者亦是毛公所傳篇次之錯亂焉耳○申詩說以為昭王禘康王于明堂之詩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競彊也無彊彊也烈功業也武王之伐紂其志固執彊故其功業能致彊也是因祀成康二王乃原其功業先稱武王也不顯成康上帝是皇。不顯顯也成康二王相繼武王之烈而其德亦顯矣故上帝以君于天下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奄猶同也斤斤明察貌武王崩後有三監淮夷徐奄之叛而殷民之頑猶未能心服焉周公營洛邑大制禮樂而無有復叛者至成康二王乃刑措而不用能奄有天下四方其道斤斤

毛云左、難也、鄭云左、慢習之貌、朱云左、動也、今云、雅奮之初筵威儀左、同焉、毛、賢之初筵威儀左、為重慎、今何忘之、蒐音搜、

朱云同序說

朱云思語辭、今云思聲、大姒、思媚同義、牟皆以為語詞、其非、既醉篇、鄭云、立當作粒、毛云、今云不須作粒字、通也、牟乎云、立粒通粒字、通也、朱以為其德之、毛云極中也、朱以為其德之至、今云極字往往出焉、以則洪範所謂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也、

然明察也、其事在書而可見矣、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喤、音皇、筦、音管、將、七羊反○喤喤、將將、皆聲之和也、穰穰、多也、簡簡、大也、反反、重慎貌、今祀成康二王、其樂八音和諧、神降與之福多且大、主祭之君、助祭之臣、皆威儀重慎、是以既醉飽而福祿來反于其身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是孝經所謂郊祀后稷以配天也○申詩說、亦以為郊祀后稷之樂歌耳、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立與粒通、極、道之至也、思念有文德后稷、其功德能配天、使我衆民粒食、天下之民、咸莫非得汝之至道也、書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又曰、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貽、音夷、夏、戶雅反○貽、遺也、來、小麥、牟、大麥也、無此疆爾界、言無彼我之分界也、常、人倫之常道也、時、是、夏、中夏也、后稷遺我民以來牟之種、上帝命后稷以率天下之民、而養育之、無有彼我疆界之分、乃能布陳常道、於是中夏也、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臣工之什第二十七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頌雖以告神明為主、然亦有非祭祀之樂歌者、如此臣工及噫嘻有客振鷺數篇者、皆不關乎祭祀之事、此詩則戒令農官者、而不更見諸侯助祭之意、

毛云幸、用也、鄭云幸、循、朱云幸、徧、今云如字、幸將也、已、鄭所引白魚躍入于舟之說、識緯家之說、可不信也、

朱序說其註云女成農官之詩、今云女詩、質不見諸侯助祭之意、今註取於孔疏之意、

毛云王甫也公甫也鄭云臣謂諸侯也釐理孫炎曰釐理也今云臣謂諸侯者況於序以強解也朱云臣卿臣百官也公公家也釐勉也成成法也此臣工之解則是也臣之皆不可然也畢命云保釐東郊是釐固訓理詩意如今註而已

之意焉序者牽強也已○申詩說以爲祭先農之詩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釐力之反茹音如○工官也釐理咨謀茹度也嘆而戒之言汝羣臣百官當敬汝在公事王理汝之成功若不敬汝之事則將無成功宜來相謀度也古者三歲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理其成之義也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莫音暮畬音餘○保介蓋農大夫之稱也月令孟春鄭云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不同然皆爲耤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今云牛說是也牽右勇力之士無用於農事非嗟嗟而呼之也且周語可徵焉鄭云國之牛耳春於夏爲孟春云今云是亦非也許書中所謂時月皆以夏正言之鄭云將大也赤烏以牛祭俱來三云今云亦識緯之說不可信也

鄭云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云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朱云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云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車右勇力之士無用於農事非嗟嗟而呼之也且周語可徵焉鄭云國之牛耳春於夏爲孟春云今云是亦非也許書中所謂時月皆以夏正言之鄭云將大也赤烏以牛祭俱來三云今云亦識緯之說不可信也

毛云憙歎也嗟也成王是王也今云坎劃噫嘻字不可是也成王之解朱氏云蓋成王始置農官而嘗戒命之也予初以朱註爲是矣而後得之以爲謠也則坎詩爲康王以下之作乎且詩詞不應乎下句故毛傳爲是矣鄭云噫嘻有所多大之辭也又云噫嘻乎能成周公之功其德已若至矣云云今云坎皆牽強不通也

朱云序說其註云坎連上章亦戒農官之詞今云是也

鄭云奄久觀多也今云非也奄猶奄有四方之奄也朱讀奄爲忽亦不是也

上帝之德將至用豐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庤持恥反錢子踐反鎛音博銍珍栗反艾音刈○庤具錢銚鎛鎒皆刈器也奄猶同也銍短鐮艾穫也命我衆民各具汝農器當以同觀其銍艾之多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是亦戒令農官之詩也已不見祈禱之意焉○申詩說以爲康王孟春祈穀于東郊以成王配享之詩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假音格○噫嘻歎也成王猶書所謂成王畏相之言成王事也昭明假至也爾汝汝農官也時是也歎而戒之言汝成王事汝事既明至焉當率是農民以播種其百穀也周語曰是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

毛云私氏田也言王使當其民而振於下位民之大發其私田耳
鄭云駿疾也發伐也疏訓皆非意也
鄭云駿疾也發伐也疏訓皆非意也
朱從序及毛鄭而已
僕之曰疑以似于來朝嗣王而
王燕勞之工所奏之樂歌也
序言二王之後習於傳聞
亦不見其來助祭之意
今云坎說可是也
鄭云來即牽于周之廟
云是泥于序也

今之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駿大也發發武王謂是朝中不須言也公事畢而後治私事大發私田也公事畢而後治私事大發私田也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壢同又作坡私田則其發公田者不須言也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有奇也言三十里者舉成數也十千萬也二耜為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服汝耕十千是咸耦也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然而此詩未見助祭之意焉唯是朝于嗣王而王勞之之樂歌與申詩說以為先代之後助祭于周而勞之之歌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振羣飛貌雝澤也客謂杞宋之君也戾至也止語助也羣飛之鷺集於彼西雝見我客至焉亦其容儀有如此振鷺以鷺之潔白為其容儀修整之興耳

朱云序說是註云坎欿冬報嘗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今云牛因申詩說而以為非祭虞祖之報然詩未可知非報祭也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此謂來朝在周京也斁厭也夙夜勉強之辭也在其國也則民無怨惡之者在此朝也亦人無忌厭之者庶幾夙夜勉強當以永世終此聲譽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報者祭遠祖之名也孔子曰有功之大嘗而報祭焉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於每歲報賽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稌音杜秭咨履反○稌稻也黍宜高燥稻宜下隰黍稌皆多則百穀無不熟矣故亦有高廩以藏之也萬萬曰億億億曰秭言多耳為

朱子從舊說耳

爾雅曰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

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烝進畀予也洽猶備皆猶徧也以豐年之收爲酒醴供祖妣之祭祀以備百禮則神降福將甚徧矣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大祖也。王者功成而作樂合者大合衆樂而奏之也大祖后稷之廟也○申詩說亦與今序同焉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虡音巨樹臣庾反○瞽樂師也庭廟庭也業栒上大版植者曰虡橫者曰栒崇牙業上之飾所以縣鐘鼓也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也。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縣音玄鞉音桃柷尺叔反○應小鞞田大鼓縣鼓周制也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也鞉小鼓有柄搖之也磬石

鄭云長多其成功今云觀讀爲多經解耳朱云觀視也成梁關也如簫韶九成之成今云成以成功爲是矣樂者所成以成功加牛說則觀字未消且觀與視義不同也陳氏樂書云未觀歌成者觀樂之成也子謂魯之師曰樂其可知也云云以成盛樂之變爲一成云云

孔疏云冬言季春示年之春也云

小爾雅惠之所惠謂之潛潛槮也云如註

磬也柷狀如漆桶中有椎柄令左右擊所以合樂圉亦作敔形如伏虎背上有刻以鋸擽之所以止樂簫編小竹管爲之管如篴併而吹之樂器既備乃合奏之也。皇皇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皇皇聲和也肅慎雝和也八音皆和鳴乃先神聽而感之。我客戾止。永觀厥成。客二王之後戾至也止語助成成功也夫樂者象其成功者也二王之後亦來助祭永觀周王之成功也聽其樂之成乃觀其成功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潛在廉反鮪于軌反○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又季春薦鮪于寢廟是其樂歌也○申詩說以爲薦魚于寢廟之樂歌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鮪鱨鰋鯉。猗於宜反與音余鮪鱨音常鰋鯉

音條、鱨、音常。○猗與、歎美、辭。漆、沮、岐周之二水也、魚之所息、謂之潛。潛、槮也、積柴水中、而魚舍焉、其中有此數多之魚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介、景、皆大也。

潛一章六句。

雝、禘大祖也。此詩王祭文王之詩者明矣。且論語曰、以雝、徹、又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雝、徹、說者以為徹、即此雝詩也。然則是祭畢而徹俎之樂歌也。序者以為禘大祖者、不協于詩矣。申詩、說以為成王祀文武之詩。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相、息亮反、辟、音璧。○雝雝、和貌、肅肅、慎貌、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敬貌、廣、大、予、我、肆、陳也、有來、至焉而雝雝肅肅然者、助祭之諸侯、是時天子恭已而穆穆然、於是薦大牲、諸侯相與助天子以陳祭祀之饌焉。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假、古雅反。○假、嘉也、皇考、文王也、綏、安、孝子、謂武王也、宣、哲、通智也、嘉哉文王之德、安我武王、於位而文王之時、其臣皆是宣哲之人、其君固是備文武之德。燕及皇天、克昌厥后、綏我眉壽、介以繁祉。燕、安也、后、後也、介、助、繁、祉、多福也、文王之德、君臣相得、故安國家、以及乎皇天、能昌其後嗣、安我以壽考、助我以多福。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右、音佑。○烈考猶皇考、斥文王也、文母、大姒也、言武王既為其父所右、助以歸其美焉。

雝一章十六句。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見、賢遍反、下同。○蓋是諸侯始朝于成王、相從見于武王廟也。○申詩說以為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

毛云龍旂陽陽言有文章也今云不是也未云陽明世英言有鶬皆聲和也今云不雅采芑旂旐央央又米粒同和鈴當言聲偉華何以聲言之是以金為飾故鄭以為金飾貌是也

朱云思諸辟皇大也美也今云不是也鄭云皇君也旦旅之多福是也

毛云殷尚白也示周也蓋且殷慎貌今云示周者不直也周而亦微于白其馬何以示周蓋且之解亦未是也李云蓋且未詳而引之作何為之不曲山雉蓋今之雙今成是具錦之蓋豆有且且盛多之意也已

朱無序說其註序意耳

緝熙之解前往已出諸說皆矣之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辟音璧鞗音條鶬七羊反○載猶朕載自亳之載始也辟王斥成王也曰語辭也求厥章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也陽陽央央皆鮮明貌和在軾前鈴在旂上鞗革轡首也鶬金飾貌休美貌烈光輝光也諸侯始見成王求其文章制度乃其旌旂車馬之盛休然有輝光也率見昭考。率見昭考武王也廟坐昭穆武王當昭故稱武王為昭考書稱文王為穆考介助也皇君也成王乃率諸侯見于武王廟以孝享焉以助壽考之福永保天子之位思為君之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嘏古雅反○緝繼熙明也嘏神之賜福也烈文之諸侯與來助祭綏成王以多福使之繼明德於先王所受之純嘏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見賢遍反○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封之於宋既受命而往後來朝而見也蓋是送其歸之詩也已○申詩說亦同焉但以為此其燕樂之歌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且七序反敦都回反○客微子也重言之者殊異之也亦亦殷尚白微子亦尚白故白馬也萋盛貌且多貌謂車徒盛多也敦彫也旅其衆臣從行者也敦琢之者以玉言之美其皆賢也微子之命曰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縶陟立反○宿曰宿再宿曰信皆猶授之縶絆將以縶其馬者欲使之不去也薄言追

鄭云道迹也朱云道之已去而復還之發之無已也　今云沿如字可也

毛云淫大威則鄭從之朱云淫僭未聞別之僭　今云淫淫也僭大過也又甚也敬今以為猶大陳氏樂書云蓋王者之於禮樂皆所以自出也有之固足以為宜二王後之於禮樂非所以宣有也有之則為僭矣此有客所以言既有淫威也是訓淫為過從其說近也

朱無序說其注云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也

之左右綏之薄聊也及其既去而且追之遣左右之者猶欲其留致慇勤也既之臣以安之

有淫威降福孔夷淫猶大也夷平易也其作賓于王家以受寵禮則既有大威是以神降之福亦甚平易言無災患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大武周公象武王之功所以作之樂也左氏傳曰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章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章曰綏萬邦屢豐年又孔子與賓牟賈論武之樂以為六成之樂以是觀之是本為六章之樂歌也左氏傳曰克商而作者武王崩後周公象其克商之功以作之之謂焉耳今以為一章之詩者毛公之所傳亦固錯亂可知矣○申詩說以為大武一成之歌而合時邁賚般勿桓六篇以為大武六成是與余按略同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於音烏○於歎辭皇大也毛云皇美也同辭皆君也羊朱云於歎辭皇大也是訓大亦可也然例皆當為明貌無競言競也上軍競詩既且其說朱今云武王無競之功非也毛武延劉於養致也今云武剽深不植也鄭以為嗣子武王可是也但鄭皆為先者不穩也

朱從序

明貌競彊也烈功業也允信也於乎皇哉武王其功業之彊信是文王之文德能開其後嗣之基業

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遏於葛反耆音指○遏止劉殺傷也耆致也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伐殷而勝之以止天下之殺傷者致定汝功也

武一章七句。

臣工之什十篇一百六句。

閔予小子之什第二十八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朝直遥反○嗣王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始朝廟於文武之廟也蓋亦周公所代成王以作焉○申詩說以為成王免喪始朝先王之廟作詩四篇以

毛云閔病造爲疚病也今云造訓爲不是也鄭云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云是也大誥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今是周家不成而成王在憂病也

毛云庭直也今云矣之鄭亦從毛云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云牽强耳次篇又曰紹庭上下傳降其家是同意也本云武王之孝思志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云云亦未得也

自敬所謂四篇者此詩與訪落敬之小毖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嬛其傾反又作煢○閔悼傷也予小子成王自稱也造成也嬛嬛孤特貌閔哉我小子遭王家之未成乃嬛嬛然在憂病中也武王既崩成王猶幼而三監淮夷叛王室未安也故云爾

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於音烏乎音呼○皇考武王皇祖文王也庭帝庭也文王之詩所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也於乎皇考武王能行永世之孝以成王業又念此皇祖文王陟降于帝庭以護子孫焉

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皇王兼稱文武二王也是我小子夙夜勉強敬祖考之業於乎二王之德我今繼序之思而不忘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朱無序說其註云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云云

毛云落始鄭云餘我始即政之事也朱同毛云云落訓始煩可疑也按是聚落也落之落人之所以聚居也

鄭云艾歲朱云艾如夜未艾之艾今皆不是小雅保艾爾後左昭元年國未艾是安也治也

將予鄭云扶將教就其典法而行之是也朱以爲將使予勉強以就之不是也

鄭云成國家難成之事以在位賢將年長今云家多難以謂三監淮夷等也朱亦何不言之

鄭云厥家謂羣臣也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云云今云是上篇之疑解以庭爲直之意强耳朱云繼其上下於庭陟降於家是亦上篇之意而以庭爲家庭也已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成王既朝於廟因與羣臣謀政事也蓋亦周公爲作之爾○申詩說以爲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艾五蓋反○落人之所聚居也率循時是昭考武王也悠思之遠也艾安也治也將助猶圖判分渙散也訪問我周人所聚居之事欲循是昭考武王之道於乎我思之悠哉我未能有安治天下羣臣當助我就于昭考之道繼其功業圖此分散離叛以不聚居之民也

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難乃且反○多難謂三監淮夷叛之類也武王幼乃屢有叛亂者而民判渙故未堪周家多難也

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紹續也庭帝庭也上下亦陟降也休美也周家猶如是多難也則皇考武王

之神、續帝庭之上下、而陟降我周家、以護子孫、當以休美之德、保明神之身也、言若否則我小子、未堪此多難、或隕神考之功業、則皇考之神、亦將不能以保明其身也、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是成王述羣臣之戒、以自警之詩也、蓋亦周公攝政代成王作之、與將成王親即政而自作之、與是未可知也。申詩說、亦以爲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之詩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易、以豉反。天維顯、書所謂天有顯道也、思語助也、命不易哉、書所謂天命不易、天難諶也、士、事也、敬之哉、敬之哉、天道殃祥之報、甚是顯著也、天命不易保、當無謂天是高高在上、天雖在上、而陟降於人之行事、乃其所監臨日日在此矣、是述羣臣之所以戒也、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佛、音弼、仔、音茲、行、下孟反。予小子、成王也、羣臣戒之、曰敬之敬之、故承之以謙、曰是我小子、不聰敏乎、敬之庶幾、日有所成、月有所進、而學習以明我德、將以繼於先王之光明、請羣臣輔弼我、是職任當示我以顯著德行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毖嗣王求助也。毖音秘。蓋是成王懲三監之難、而慎後患之詩也、小毖者慎事於小之意、而取於第五六句也。申詩說、以爲亦訪落之意、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荓、普耕反、螫音釋。毖、慎

毛云顯是士事也、鄭云顯光、朱云顯明也、今云皆不是也、顯如午之顯雉顯即書所謂之有顯道也、

鄭云其命吉凶不變易也、今云是亦誤矣、書曰天命不易、天難諶、世此之稱多、鄭又云日月皆視此也、鄭云日監在亥、循天監在下之言、鄭說日月可謂固矣、

朱無序說、其註云成王使羣臣戒而述其言之、今云詩中所謂維予小子、又示我顯德行、自是成王自警之詩、而非羣臣之所作、

上、天雖在上、而陟降於人之行事、乃其所監臨日日在此矣、是述羣臣之所以戒也、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佛、音弼、仔、音茲、行、下孟反。予小子、成王也、羣臣戒之、曰敬之敬之、故承之以謙、曰是我小子、不聰敏乎、敬之庶幾、日有所成、月有所進、而學習以明我德、將以繼於先王之光明、請羣臣輔弼我、是職任當示我以顯著德行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毖嗣王求助也。毖音秘。蓋是成王懲三監之難、而慎後患之詩也、小毖者慎事於小之意、而取於第五六句也。申詩說、以爲亦訪落之意、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荓、普耕反、螫音釋。毖、慎

毛云荓蜂羣戾也、今云故不知何所謂、鄭從之曰羣臣人無敢我羣戾謂爲譎詐、詐欺不可信也、故可疑也、朱云荓使蜂物而有毒、此可怨也、大雅荓云不遠、故荓使

朱云故四章所之詩序但合以其意爲說不究其本末也、其註云故示訪落之意、

也辛螫由時以吉之

朱云鶬鶬之雛化而爲雕故古語曰鶬鶬生雕言始小而終大也

鄭云藉田句師云所掌王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藉田今云漢書之帝紀其開藉田注應劭曰藉貴帝王典藉田法度也師古云藉謂蹈藉也藉之常也臣瓚云藉謂蹈藉也師古云瓚說是也國語云藉非假借明矣今從之

也、莽、使、蜂、毒、蟲、也、始者、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命、誅之、歷年乃寧、後周公歸政成王、親即政、懲艾於其往時、而言、我其懲艾、而慎後來之患、莫使我如蜂之螫毒人、若螫毒人、反、將自求辛螫矣、是亦因三監欲害周公、而反自害、懲之也、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拚、芳煩反、○肇、始、允、信也、桃蟲、鷦鷯也、化而爲鵰云、拚、翻同、始信彼桃蟲以爲小、不知其翻飛、爲大鳥、喻以管蔡之屬、爲小、則反叛而作亂也、

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難、乃且反、蓼、音了、○蓼、謂辛苦也、未堪周家之多難、忠難、我又集居於辛苦、爾、成王即政之後、淮夷徐奄復叛、成王親征奄、命魯侯征淮夷徐戎、其多難可知矣、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芟、所銜反、藉、才夜反、○藉、蹈藉也、古者天子諸侯、立春之後、親出而耕藉乎田、謂之藉田、天子藉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又周語、宣王不藉千畝之章、備言其禮、而周語則曰、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此數與月令不同、未知其孰是也、又藉之言、說者多以爲借民力之謂、然以周語不藉千畝之文、觀之蹈藉祭祖妣之詩、而未見祈社稷之意焉、○申詩說、唯以爲豐年之意、

朱無序說其註云毋詩未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相似

朱云秋官作式掌攻草木是也澤之解數也、今云墾畝澤之以爲解敵不通也、○畛、埒也、鄭云展謂新墾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者、今云是何以畛謂舊田有徑路者、毛云畛、埒也、鄭云展謂新墾田也、

以謂間民今時備貨也以磬記耳朱亦能之云僅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便人所謂以彊予任此者也能左右之曰以皆失之

毛云嗜衆貌士于帝也鄭云依之言優也云朱云嗜衆飲食貌也猶酒依愛今云嗜字或口双食固飲飲食貌耳其它皆双食固飲飲食貌耳其它皆不盡之

鄭云俶載當作熾畜今云俶載南畝既出于小雅豈是說乎

毛云達射也今云不知何謂也鄭說是也今從箋朱云驛驛苗生也緜緜詳密也今云緜緜似不可謂詳密

侯彊侯以。彊、其兩反○主王也、伯上公、謂二伯也、亞次卿也、旅衆大夫也、書曰、亞旅師氏是也、彊勤也、以用也、侯並維也、周語及月令所謂藉田之禮、而自王至衆大夫皆執耒耜以班墾墾勤而用力於農事也、周語曰、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有喻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喻勑感反、饁于輒反○喻飲食貌、饁野饋也、媚愛也、有喻然野饋、而民之夫婦、與來飲食之、其婦則可思愛也、其夫則可依賴也、周語曰、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歡大牢、班常之庶人終食。**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俶音叔○略利也、俶始、載事也、函含、活生也、王之藉田畢、庶人受之、各以利耜、始事于南畝、播種百穀、其實皆既含生氣。**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驛驛達生貌、達出地也、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也、其餘苗皆厭厭然生氣足也、緜緜連續貌、麃耘也、壟畝相連續而無所不耘也

毛云齊齊雜也、鄭從之、朱云齊齊人衆貌、今云皆不是也、齊齊既多出皆整整貌也

朱云以燕享賓客、剛邦家之所以光也、以共養者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今云以以為雨雪者不是也、又緑衣詩又曰、胡考之休是亦謂得壽考之福也

毛云且此也、振自也、鄭云饗燕祭祀、心非云且而有且謂將有嘉慶須拜先來是也、心非云今而有以今謂嘉慶之事不聞而至也云、今云鄭說迂而不通、朱云言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時有今豐年之慶此亦未得之

朱云兩篇未見其有所報之異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積子賜反、秭音姊○載則、濟濟盛整貌、實成則穫之濟濟然、積蓄其實、萬億及秭、言其斂多也、**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烝進、畀予、洽猶備也、以藉田之收爲酒醴乃進予祖妣之神、以備祭祀之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飶蒲必反、椒子消反○飶椒皆芬香貌、胡壽也、以芬香之酒醴供於祖妣之祭祀、則得邦家之光榮又得壽考之安寧也、**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且子餘反○且此也、振舉也、王者藉田而務農事、以祭祖先乃得光寧之福者、非於此有此事、非於今斯今事、舉古皆如此也矣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秋報社稷也。蓋是頌豐年之詩也已、亦未見報社稷之意焉○申詩說、以爲

毛云、畟畟猶測測也、

鄭云、百來授女謂婦子來饋者也、朱從鄭、

毛云、粟之粒多也、朱云、積之密也、

與戴芟同意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畟、楚側反、畟畟、利耜貌、孟春墾田之時、農夫皆以利耜始耦耕之事、播種百穀既乃其實含氣斯生活、或來瞻女、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之意、時王來瞻耕者、乃載筐筥、於車以饋于民、其餉是黍也、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鎛、音博、薅、呼毛反、荼、音徒、蓼、音了、笠、所以禦暑雨也、糾、輕貌、鎛、鎒、趙、刺、薅、去草也、農夫皆戴笠之糾然、以鎒刺地、以去荼蓼之草、言其勞也、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挃、珍栗反、積、子賜反、比、毗志反、櫛、側瑟反、挃挃、穫貌、栗栗、繁密貌、墉、城也、草穢既

打腐而無害之則黍稷皆盛茂、乃挃挃然穫之、栗栗然積之、其崇高如城、其比列如櫛、百家皆開戶以納之、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百室、一族之家也、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古之人、犉、如純反、捄、音求、○黃牛黑脣曰犉、捄、曲貌、似、嗣也、古之人、謂先祖也、百家皆充盈、婦子與安寧、於是殺牲以供祭祀、以嗣續祖妣、而永續其業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祭之明日、又祭而賓尸之、謂繹也、高子、蓋高行子也、靈星、農祥也、漢、高祖制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或云、靈星、秋之雩也、是皆不關於此詩意矣、高子曰、下後人之傳會、最誤矣、其以為繹詩、則未知其是非也、詩則祭時燕飲

毛云、以似以續、嗣而歲歲續往事也、鄭云、嗣而歲者復來有豐年也、繼往事者得以養人也、今云繼至說耳、朱云、謂繼先祖以奉祭祀、此未是也、斯干詩曰、似續妣祖、同意、

朱云、序說、高子尤誤、其說云、此示禁而飲酒之詩、今玩詩、未可為果非繹之詩也、繹、文係整曰、于爰整、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陳仲、樂書云、靈星、農祥也、先王祀之而以合樂配歌、繹衣之詩以樂之、故高子以繹衣之尸為靈星之尸、是也、漢為帝八年、立靈星祠、蓋亦有志乎復古矣、今玩說、因今序以附會焉耳、

之詩也。巳○申詩說、以爲士執事於王祭而飲以旅酬之樂歌。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

紑、孚浮反、載、音戴、俅、音求、鼐、乃代反、鼒、音茲、又音才○絲衣、祭服、紑、潔鮮貌、載、戴、弁、爵弁、士祭於王之服也、俅俅、恭貌、其門塾之基、自堂徂基、特牲饋食禮曰、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告濯具是也、自羊徂牛、視牲先小後大也、鼐、大鼎、鼒、小鼎也、所謂舉鼎鼐告絜是也、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觩、音虯○兕觥、角爵、觩、曲貌、飲酒則心剛、今飲旨酒、賓主皆自思柔吳、譁也、思柔之故、不讙譁、不敖慢、能得壽考之休福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告、古

朱云詩中無酌字未是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意其註云以示頌武王之詩

胡詩也、

毛云鏁美、養也、鄭云興、朱云鏁盛介甲也、今云坎鼓訓未是也、鄭以王師爲文王之用師不可然也、朱云言其初有於鏁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王今云此解不然也、鄭云養是闇昧之君以先其惡是也然未盡以爲文王之事斜誤矣、朱以大介爲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者庸強耳、

毛云龍和也、鄭云寵也、今云鄭說是也、但鄭云蹻蹻之士皆爲來造王者、詩文不然也、

毒反○酌、左氏傳作汋、然詩中無酌汋字、未亦見酌先祖之道之意焉、皆序者之牽強焉耳、蓋酌汋皆鏁之音轉也已、而是亦頌武王之詩也○申詩說、作勺、而以爲頌武王之詩、蓋大武之五成

於鏁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

於、音烏、鏁、舒灼反○於、歎辭、鏁、美盛貌、遵、順、養、長、晦、昧也、遵養時晦、左氏傳解之曰、耆昧也、是言自文王至武王、初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于殷、順天以養長紂之昏惡也、純、大、熙、明、介、助也、於乎鏁哉、武王之師順天以養長當時之暗昧於時、周德大明矣、是用諸侯大助武王以伐紂也、泰誓曰、羣后以師畢會是也、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

龍、音寵、蹻、居表反○龍、寵也、蹻蹻、武貌、造、成、載、則也、諸侯之助我周者、我寵而受用之、蹻蹻武王之成功、則用有子孫嗣續其業、實維爾公允師。

公、事、允、信也、實是武王之事、信得用師之道也、

朱云坎示頌武王之功其註者秋風以坎為文武之大章刑今之篇次蓋已失其舊矣又篇內已有武王之謚則其謂武王時作者亦說之所以為講武類禡之詩豈後世取其義而用之於其事也歟

鄭云天命為善不解倦者坎為天子今云予初以鄭說為是也後又按之意不然也朱云是也後又按之意不然也朱云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是亦不解也兩然也匪解者武王之不懈也非天之不厭也

鄭之云於是用武事于四方今王何處有用武事之意朱朱云保有其士而用之於四方坎示頌解也不見於之鄭之曰于同也坎示不懈也

酌一章八句。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禡馬嫁反○類禡皆師祭也、而以左氏傳觀之、此詩舊名者也、其說既出于前矣○申詩說以為此大武六成之歌

綏萬邦屢豐年。綏安屢數也、誅無道安萬邦則屢有豐年也、左氏傳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也、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解音懈○桓桓武貌、士事也、武王奉天命而非懈倦焉、以桓桓然威武保有天所命之事於此以四方之諸侯伐殷勝之乃能安定周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於音烏○皇君間代也、於乎武王之德昭明於天故天君之於天下以代殷也、

坎示頌武王之功而言其所以為善人也、

桓一章九句。

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錫音賜、予音與○是亦詩中無賚字、未見大封之意焉、以左氏傳觀之此詩亦舊武之三章而序章與上篇同皆是唯頌武王之功者也○申詩說以為武王大封于廟之詩、為大武之二成、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我我武王也、文王既勤勞于政治、武王應受其業敷陳是文王之志而尋繹思念往伐殷紂是以求定天下武成曰、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時周之命。於繹思。伐紂而定天下是以繹思文王之志也、周之天命於乎所

坎示頌文武之功而言其所以為善人也、大封功臣之意也、又云春秋傳以坎為文武之三章而序以為大封於廟之詩說同上篇、今云坎示以為大封功臣之意也何處見坎示乎且詩意非直頌文武之功也因頌武王之功以先言之王既勤也已、

毛云繹陳也鄭云敷猶徧也、今云坎訓不可然也朱云繹思尋繹而思念也是可從也且左傳敷作鋪是非可訓徧敷字敷陳之謂也則繹不可訓陳見於思今必是尋思之謂也

朱云般義未詳其注云乃取巡狩之義曹氏云說之云般巡也守今名篇曰般取盤旋之義巡守而編于山嶽所謂盤旋也金云此說牽強

於皇今云說出武訴於皇武王朱云猶與由同翕河河善之德今得其性故翕而不爲異也今云此說不是故河水豈謂性乎若果謂性則善泛濫是河之性也何以翕爲性乎頗不通也今依鄭說之意

毛云裒聚也是也鄭云裒裒斷配也徧天之下裒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云今云鄭說傳會耳朱云尽以數天之下莫不有望於我故聚而朝之方嶽之下以答其意耳是也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守、手又反○是亦詩中無般字、其所以名篇未知何意也、詩則巡守之詩、而與時邁一類○申詩說以爲此述巡守之詩、爲大武之四成、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隋山喬嶽允猶翕河。於、音烏、隋、吐果反、翕、許及反○於歎辭、皇、明、貌、高山、四嶽也、隋山、小山也、喬、高也、翕、合也、於乎皇哉是、周王、巡守、而陟其方嶽、小山與高嶽、皆柴望之信、猶合河而祭之也、河水分爲九道、故合祭之也

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裒、蒲侯反○敷、與溥通、裒、聚也、敷天之下、四方之諸侯、無敢叛逆者、各朝于方嶽、下則聚之於是、而對其望、是乃周之天命也、

般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子貢詩傳、

周頌三十一篇、合以爲一編、然其傳皆缺文、不可得知也、

毛詩卷十九終

左文二年引閟宮三章以爲魯頌曰云又孟子引閟宮四章亦以爲魯頌曰

毛詩卷二十

日本尾張侍講　冢田虎註

魯頌

魯少昊摯之墟也、初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乃封周公於魯、然周公猶相成王、而治洛邑、不得就于封、是以命其元子伯禽以爲魯公、周公在豐而薨、成王葬之于畢、以近文武之墓、而以其有大勲勞於天下、乃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於是魯有頌以爲廟樂、其後又美其君之詩、亦謂之頌也、而今如此魯頌、雖名爲頌、實是國風之體、非廟頌之詩也、而不謂之風、以爲頌者、先儒以爲下時王褒周公之後、比之於先代、不列其詩於太師之職、是以宋魯列國之會、君臣賦詩、及魯樂工爲季札歌周樂、皆無曰魯風者、亦可以徵焉、○子貢詩傳、合此魯頌與齊風鴟鴞以下之詩、以爲魯國風、然不合於經

朱云坎序事實皆無可考詩但示未見務農重穀之意序說鑿矣其註云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云云今云朱亦泥乎序以序僖公之頌考之不足也

傳其辨既出于國風且自左氏傳至孟子之書皆引此閟宮之詩以爲魯頌曰亦可徵矣

駉之什第二十九

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駉坰並古熒反重直用反父音甫○是美

魯侯牧馬之盛之詩也已而此詩以下序者皆以爲頌僖公然春秋經傳中於僖公之事無所考焉文公二年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左氏傳曰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君子以爲失禮魯語載此事曰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以是觀之伯禽以下諸公無所頌焉特於僖公有如此之數頌者何也

因私疑焉此下三篇蓋頌伯禽之詩也與○子貢詩傳亦以爲美僖公之詩申詩說以爲史克美僖公考牧之詩

朱云青黑曰駰

鄭云僖公之時遵伯禽之法云云皆泥乎序之說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駉駉腹幹肥張貌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

薄言駉者有騮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騮戶橘反○薄聊言語辭也驪馬驪黃騂曰黃彭彭盛貌其在坰野而駉駉者有如是之毛物而用之車駕皆其強盛彭彭然也

思無疆思馬斯臧臧善也魯公之思慮政事無有疆界乃至于思牧馬之善故其馬如是爾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駓音隹騂符悲反伾敷悲反○蒼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蒼祺曰騏

毛云作始也鄭云作謂牧之使可來駕也今云皆牽強耳牛云作奮起也是可從也

朱云此但燕飲之詩未見君臣有通之意今云夙夜在公在公明明不可謂不見君臣有通之意也但序以爲頌僖者如上篇辨焉

任任、有力貌、思無期。思馬斯才。斯、猶語也、才、材力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驒、徒河反、駵、音留、雒、音洛○青驪驎曰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繹繹、連屬貌、思無斁。思馬斯作。斁、厭也、作、起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駰、音因、騢、音遐、驔、徒點反、祛、起居反○陰白雜毛曰駰、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二目白曰魚、祛祛、彊健貌、思無邪。思馬斯徂。徂、行也、四章一意、

說文云骭、脛也、骭有膊下之名、什邑無豪骭白之名、蓋謂豪毛在骭而白長、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駜、蒲必反○是羣臣侍燕於公所之詩也

朱云明之辨治也今云明之詩書多有焉皆不明也謂世道異其解乎

鄭云僖公之時君臣無事今云君泥乎序者如上篇

已、序之不可信如上篇辨焉○子貢詩傳以爲僖公燕飲而史克頌之申詩說以爲燕飲而頌禱之詞也、

有駜。有駜。彼乘黃。乘、繩證反○駜、馬肥彊貌、乘黃、四馬皆黃也、是羣臣侍燕於公所者、駕駜駜乘黃而來、因以爲興耳、夙夜在公。在公明明。羣臣夙夜不懈在于公所、以相輔翼其政治明明也、振振鷺。鷺于下。下遐嫁反○振振、羣飛貌、以喻侍燕之臣、容儀絜白、與周頌振鷺同意、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咽、于巾反、樂音洛○咽咽、鼓聲和也、胥、相也、政治明明、君臣無憂虞、則擊鼓咽咽然、醉酒而歌舞、於是相樂也、

有駜。有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在公明明、乃飲酒燕樂也、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醉而不出、是謂

鄭云穀善也、朱云穀善也、或云穀祿也、今云或說可是也、

朱云此示燕飲落成之詩不爲頌其能修也、今云牛斗未深考而已、宋戴桓所書氣璞卷上有泮宮之考、實卓見其說泮水則魯國水名而泮宮非學宮之名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皆以爲漢儒之說有明辨可收見焉

伐德故醉乃歸則能相樂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駽、呼縣反。青驪曰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載則也。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

兮。詒、以之反。○歲其有、豐年也、穀祿也、詒遺也、自今以爲始歲歲將有年、君子有天祿、以永遺子孫於是君臣相樂也、蓋是皆伯禽就封時之詩也與、

有駜三章。章九句。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泮、普半反。○此詩專美伐淮夷之功、按春秋僖公十六年、經曰、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傳曰、會于淮、謀鄆且東略也、同十七年、傳曰、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是會于淮以謀

賈誓序示作魯侯伯禽

朱云思發語辭也、今云其非前往之辭也

鄭以魯侯爲僖公其非如上篇朱不謂所作

朱云此歌於泮宮而頌禱之詞也、今云何處是禱之意乎

淮夷則齊桓之事、而此會僖公爲齊所止、此他魯僖伐淮夷之事、經傳無所見焉、而知此詩所言果有僖公服淮夷之事、則春秋何諱而可不書之乎、以是謂之以此詩作僖公者、恐傳者之謬焉爾、蓋是伯禽克淮夷而修泮宮、魯人美之之詩也、是其事與費誓始終焉但疑詩中魯侯當作魯公。○子貢詩傳以爲僖公說、以爲僖公作泮宮而落其成大史克頌禱之詞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樂、音洛、芹、其巾反。○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學宮也、薄、聊也、芹、水菜也、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徐戎又叛魯公伯禽征伐而克之、蓋於此時修泮宮之禮以訊馘告之、曰、魯人思樂其功德、託采芹於泮水以觀君臣之來美之也、魯侯戾止。言

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茷、蒲害反、噦、呼會反。○魯侯戾、至也、止、語助也、言亦語辭、茷茷、飛揚貌、噦噦、聲和也、小大猶言尊卑也、

朱云長道猶大道也屈服服衆也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詞也今之是於僖公之事無所見焉故以為頌禱之詞而已蓋未深考也

于往邁行也觀魯公至于泮宮則其雄旂車馬之盛臣無尊卑皆從君而來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蹻居表反○蹻蹻彊盛貌其馬蹻蹻其音昭昭昭昭明也言魯公之德音明也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觀魯公之至于泮宮則其顏色溫而含笑雖士民有不肖者非敢怒之而是能教之言其寬且仁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茆音卯○茆一名鳧葵又名蓴菜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錫音賜○難老謂壽考者也在泮宮飲酒永賜壽考者言能養老也順彼長道屈此羣醜順從長遠也羣醜謂從彼遠道而往伐之淮夷徐戎叛逆者也既屈服此叛逆者也

假烈祖鄭云謂魯伯禽之法朱云烈祖周公魯公也今云春物序之謂歲也已

鄭云祜福也國人無不法傚之者皆庶幾力行自求福祿今云何處見國人之謂鑿說耳

朱云詩人曰魯侯在泮而願其有是功也今云蓋不泥為僖公之頌以為願之之辭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假音格○穆穆敬貌昭明假至烈祖蓋謂文王也魯公之德行是民之所法則焉如修泮宮是信文也如伐淮夷是信武也其德如是明至于烈祖之德靡有不孝自求伊祜靡無祜福也魯公之於父祖能盡其孝道是以自求是福祿爾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既作學宮以顯明其德乃是淮夷之所服也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如皐陶在泮獻囚馘古獲臣虎賁之士也囚生虜也既伐淮夷而歸至于泮宮使虎賁之士獻馘又使善聽訟之吏如皐陶者獻囚古者時理官也囚出師受成於學及其歸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焉也

鄭云狄當作剔朱云狄猶揚也毛云皆失之狄猶狄矣西土之人之狄也

毛云烝烝厚也皇美也揚傷也今云此訓皆不穩也鄭云烝烝猶進也皇當作睢睢猶往也此烝烝之解則是也猶烝烝又不至茲之烝烝皇皇之訓牽强耳吳揚之解從鄭箋

毛云貔貔猛貌牛云貔貔如牛云有鮌其角兕觵其觩皆曲貌也毛云五十矢爲束朱牛云從之又或云百矢也今云書左傳周禮皆只一矢百也但荀子云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束毛傳云搜衆意也朱云矢疾聲也朱說可是也鄭云傳當作傅今云傅如字通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濟濟盛整貌。克能桓武貌。于往征伐也。狄與逖通遠也。東南淮夷之方也。濟濟多士皆從魯公能廣大其德心以桓桓然威武往而征伐淮夷遠彼東南之地也。費誓序曰徐夷並興東郊不開。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訩音凶。○烝烝進貌。皇皇明白貌。吳讙譁也。揚大聲也。訩爭訟也。多士之告訩馘者皆其心進而其言明白不讙譁不大聲其所以告不有爭訟者各和而在泮宮以獻其伐功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觩音虯。搜色留反。○觩曲貌。百矢爲束矢搜搜矢疾聲也。博廣也。淑善也。弓矢皆勁疾兵車甚廣大徒行者御車者無厭倦者既伐淮夷而勝之其軍甚善而不逆于法令也其軍之法令有費誓在焉。式固爾猶。淮夷卒獲。卒子恤反。○式用爾汝猶謀卒盡也其軍不逆于法令是用魯公堅固其謀乃至淮夷盡獲矣。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黮時審反。○翩飛貌。鴞惡鳥也。黮桑實也。懷歸好音德音也。鴞雖惡鳥也來集于泮宮之林木食我桑實乃歸于我德音之好以喻淮夷之羣醜服于我文德。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憬九永反。琛勑金反。○憬覺悟也。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金荆揚之州所貢之金也淮夷之叛逆者懷我好音憬然覺悟乃來獻其地所產之寶又大遺南金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此詩既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曰

懷我好音鄭云歸我以善音也今云穿矣好音例皆謂德音也

毛云憬遠行貌今云輒行不可有此貌今從朱說鄭云大猶廣也廣略君及卿大夫也今云穿矣

朱云此詩言莊公之子文言新廟奕奕則爲僖公脩廟之辭明矣但詩所謂僖周公之宇者祝其能復周公之土

學耳非謂其能修周公之屋宇也今云此詩最有可疑者如今註所謂也私疑舊有所謂魯頌者而僖頌僖公之詩歷戰國亡鋪故者就朱氏言來深考也

毛云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云云何以為姜嫄之廟可疑也鄭云閟神也姜嫄神所依故廟曰閟神宮云云不是也閟宮何為神且下曰赫赫姜嫄然豈非有姜嫄之廟今頌魯侯豈何情在周之廟朱云閟深閉也云云而未謂何廟且曰時蓋修之云云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則為僖公修廟之詩明矣但私疑焉於文公二年躋僖公之事左氏傳論其失禮引此詩之三章以為魯頌曰是果頌僖公之詩也則論躋僖公之事寧得謂之魯頌曰以徵之乎哉且如既有此頌是實為僖公之美事也則何不書之于春秋春秋僖公三十三年未見作廟之事傳亦無所見焉是可疑也○子貢詩傳以為僖公八年始用郊禘史克頌之是因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曰禘而致哀姜焉用致夫人之文而傳會焉爾傳非禮也申詩說以為魯僖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廟于大廟世室及孝惠桓莊四親廟之上而史克作詩以頌之非孔子所錄也是皆無稽之妄說耳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閟音秘侐況域反枚莫回反○閟宮深閟之宮廟也侐清靜貌實實牢固貌枚枚礱密貌是先稱新廟之美也然不可知何君之廟赫赫姜嫄其德不

上帝是依毛云依其于孫也鄭云依依其年也今云鄭說可從也

奄有下國鄭云天神多與之福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云云今云北覆蓋之解不是也文雅皇矣詩奄有四方毛云奄大也鄭以奄覆有牛以為包覆其非既輔馬上輒競詩同焉朱云奄有下國封于邰也此拘也凡下國之言皆謂天下之國也然非后稷王於天下輔廣云指教民稼穡之事而言也使天下之民皆得以稼穡於其土地則是后稷奄有其土也此說可謂是也

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赫古伯反○赫赫顯盛貌回邪也彌終也姜嫄之德貞而不邪故上帝是馮依其身而無災害終人道十月不遲緩乃是生后稷事已出于生民篇是因作新廟乃原魯侯之所起以推稱之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稺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重直容反穋音六稙徵力反後熟曰重先熟曰穋先種曰稙奄猶同也天乃降百福于后稷與之五穀同有天下之土地教民使稼穡焉有穋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秬音巨黑黍也禹平水土之時民未能粒食后稷乃教之播種而有五穀在民皆粒食是后稷同有天下之土地以繼禹之緒業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大音泰○翦截也大

毛云虞、謨也、今云非也、此不虞之虞、鄭以為訂度是也

鄭云敦治、朱亦從之、云敦治之也、今云強解也、如字可也、克咸厥功、鄭云能同其功于先祖是也、朱云言補佐之臣同有其功而周公亦與焉也、坎失之所以承上文可見也、

王自豳徙居岐陽、西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王迹起、故曰實始翦商、書曰、至于大王、始基王迹、至于

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

屆、音戒、○屆、極也、虞、度也、至於文王武王、繼大王之緒業、致天之罰、極於伐紂、於商郊牧野、當其時、乎武王之心、無所貳疑、無所虞度、上帝固臨護武王焉、蓋是承大明詩所謂、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而言之也、

敦商之旅、克咸厥功、

敦、厚、旅、衆、克、能、咸、同也、伐紂以除汚俗、乃使其流漓之衆、敦厚焉、能同其功業於父祖也、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

王、成王也、叔父、謂周公也、元子、伯禽也、啓、開、宇、土宇也、成王命周公曰、建汝元子伯禽、以為魯侯、大開汝之土宇、以為我周室之輔翼矣、私疑王曰之上、宜有述周公之德之詞也、否則似文義不相承焉、蓋是逸脫與、

今云莊公之子明是德公也、然是實可疑也、其辭如幕者論焉、

文三年左傳云、魯頌曰、皇王后帝、是君子曰、稷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皇祖、謂魯公、今云、充誤矣、后稷以上、何君為魯公乎、蓋魯氏以下曰周公皇祖、故以解也、已然、不舉於文、鄭云、皇祖、謂伯禽也、坎示非也、后稷、伯禽、豈同稱皇祖后稷、相承以稱周公皇祖文自然也、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錫、音賜、○魯公、伯禽也、東、謂魯也、既告周公、以建汝元子、乃策命伯禽、使之侯於魯、加賜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之國、附庸、顓史之屬也、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

解、音懈、○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建、龍旂、奉承祭祀、其車馬之盛、春秋非懈于時、享祀之禮、不過差焉、

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

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勞於天下、命魯公以天子之禮、是以魯以建寅月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以騂犧、乃上帝與后稷、是饗之宜之、降之多福、孔子曰、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于天子、

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周公皇祖者、自近及遠也、

考祥有慶、今云毛鄭及朱皆以有慶之解、說者以為慶福之謂、非也、書所謂一人有慶、小雅所謂農夫之慶、皆謂善行也、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

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楅、音福、將、七羊反、炰、蒲包反、胾、側吏反、○

嘗、秋祭也、楅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職曰、凡祭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是也、秋將嘗則夏楅衡其牛、言鳳戒也、公羊傳曰、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又記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犧尊作牛形而有羽飾也、將將、羽飾貌、毛炰、豚也、胾、切肉也、羹、大羹、鉶羹也、籩竹豆、豆木豆、大房、半體之俎也、萬舞、武名、洋洋、充盛貌、慶、善行也、

保彼東方。魯邦是常。

犧、尺志反、○犧、威名、犧盛也、昌福祿、繁昌也、臧、行事之善也、常謂常保有魯國也、以其祭祀不懈、事祖先而有善行、乃神降此福也、

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震騰、皆謂動搖也、三壽、蓋上中下壽也、魯侯之福壽如岡陵之堅固、不虧崩、不震騰、而壽考之士、皆為之朋也、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

乘、繩證反、縢、徒登反、重、直龍反、綅、息廉反、○大國之賦千乘、朱英、矛飾也、綠縢、所以約重弓也、二矛、夷矛酋矛也、重弓、重于弩中也、三萬、舉成數也、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也、貝冑、貝飾之冑也、朱綅、所以綴甲也、烝、衆也、增增、衆多貌、蓋是追稱魯公伯禽之師焉、爾於僖公之事、則無所見焉、

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膺、擊、懲、艾、承、猶禦也、北膺擊戎狄、南懲艾荊舒、則莫有敢禦魯師者也、皆是稱伯禽之威德焉、爾僖公四年、雖有公及諸侯從齊桓伐楚之事、而魯非別有功焉、寧足以美之乎、且孟子引此詩以為周公攘夷狄之事、是亦可以稽焉、蓋以為周公令伯禽膺之也、

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

毛云、膺、當也、承、止也、鄭及朱從之、今云、孟子引之以膺訓擊、增韻、膺、擊也、

鄭云、三壽、三卿也、今云可疑也、朱云、三壽未詳、而引箋耳、左僖三十二年、商臣知中壽、女叔齊知上壽、百二十、中壽、晏嬰知下壽、八十、

鄭云壽而相與試謂講義多不義德今云此解似不通朱云壽昏與試之義未詳王氏云壽考者相與為公用也孫氏曰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用以為用也今云王氏之說德而可從也

毛云眉至也荒有也鄭云龜蒙荒奄也今云此等訓皆不是也朱云眉與瞻同是也但牟亦荒訓奄不是也

背壽胥與試台音夷○台之言鮐也黃髮鮐背皆壽徵也胥相試用也使魯侯昌熾且壽富又使壽徵者相與為公之用也私疑此上宜亦有祭祀之事蓋是逸脫與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之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艾五蓋反萬有音又○大福祿大也東齊魯衛之間尊老謂之艾眉秀眉亦壽徵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巖巖積石貌詹與瞻同言所瞻仰也奄猶同也龜蒙二山名皆魯之所同有焉荒猶大王荒之之荒廣大大東之地也海邦東海濱之邦也魯侯謂伯禽也費誓序曰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於是伯禽征伐之而開大東之邦淮夷率從而來服也是於僖公之事則無所見焉

毛云常許魯南鄙西鄙今云不是也鄭說是也朱亦據箋而曰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樓者故魯人以是頌僖公也

朱云令妻令善之妻聲姜也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今云以宜大夫庶士觀之則鄭說可從也今從箋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鳧繹二山名亦魯之所保有焉徐宅徐戎之居也諾應諾也若順也蠻邦之邦率從應諾而皆是順從魯公也伯禽之封于魯也得征方七百里內故能有此功矣僖公之時魯豈有此事乎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錫音賜嘏古雅反○公亦僖公也純大也受福曰嘏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許許田也桓公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是魯朝宿之邑有周公別廟云是常許皆魯之舊地後為諸侯所侵焉僖公今修祖廟而能祭祀焉故魯人為是祝而言天將賜大福于公眉壽保有魯國又居常許之舊地以復周公之宇

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

爾雅釋詁高髮齯齒

毛云新廟閟公廟也鄭云修舊曰新新者喜嫌廟也今云僖公修廟之事無所聞焉春秋經傳亦不記焉然魯舊不聞喜嫌廟則鄭說亦不可然案之新廟僖公所修之廟未作其向廟是皆實不審也

鄭云奕奕姣美也朱無解今云韓奕詩奕奕梁山小雅車攻四牡奕奕訓言詩奕奕寢廟皆大貌

多受祉黃髮兒齒。兒五兮反一音如字○令善也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也兒又作齯亦壽徵也僖公燕飲而喜樂內則善其妻壽其母外則宜於羣臣是以常有邦國既多受天之祉將得壽考之福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斷音短度待洛反○徂來新甫皆山名也度量度其短長也八尺曰尋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桷音角舄音昔桷榱也舄大貌路寢正寢也碩大也新廟新所修之廟也奕奕大貌奚斯魯大夫公子魚也所作謂主築作之事而屬功課程也曼長也若順也言順于衆望也

閟宮九章章十七句。舊說云內第四章脫一句二章章八句。是且從舊說之章句耳今私疑焉此詩章句頗有不承續者與

駉之什四篇。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三句。子貢詩傳此四篇皆以為魯國風其說見于前

商頌 商契為唐虞之司徒而所封之地名十四世至湯而受天命伐夏桀定天下遂以商為有天下之號其後少衰而有中宗高宗乃又中興至紂無道武王伐而滅之封紂兄微子啓以為宋公及成王黜殷命殺武庚重命微子以為殷後使之修殷之禮樂以賓于周家其後國衰政微而其禮樂散亡此商頌數篇僅存焉耳

那之什第三十

鄭譜以戴公爲七世誤矣據本紀十世也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那乃河反○戴公微子十一世之宋君當周幽王之時也正考甫弗父何之曾孫世爲宋卿正考父生孔父嘉是爲孔子之先也魯語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今序蓋取于是也而今此商頌五篇說者以爲自正考父至孔子之時又亡七篇矣然漢世所傳之詩既皆失其舊則當孔子刪定之時而商頌十二篇未可知其幾存亡焉○子貢詩傳及申詩說亦皆以爲祀成湯之詩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猗於宜反與音餘置音植鞉音桃○猗與歎辭那多也置讀爲植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置鞉鼓爲楹貫而植之也成湯受天命伐桀定天下於是作濩樂奏之故

朱云置陳也鄭說可從毛云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鄭云置讀曰植云鄭云多其改夏之制云案不解多義如何今三戰功多今美其伐桀之功耳

奏鼓朱云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于祖考也今云未見格于祖考之意按詩中用假字者多矣雲漢詩昭假無贏烝民詩昭假于下傳皆訓至大雅假樂君子同頌維天之命假以溢我皆與嘉通文篇假無言中庸作奏文假即與今同見楚茨之詞則鄭以爲大樂者是也故今且從之朱云思成未詳而引鄭箋今且從鄭說

歎之以爲多與言其功德多也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衍苦旦反假古雅反○簡簡鼓聲大也衍樂也烈祖謂湯也湯孫太甲也假大也言奏大樂也綏安也大甲之於祭祀奏鼓簡簡然以奏大樂以使烈祖成湯則神來格於其祭思之所成也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所謂思成者蓋亦此之謂也又記曰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是此所以先聲樂也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嘒呼惠反○淵淵聲之深遠貌嘒聲之盛貌磬聲之清者也鼓之與管既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磬聲相依而能諧也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於音烏○於歎辭赫顯盛貌穆穆深

鄭云篇名謂二王後今云二王後在周則謂夏殷也今在商而所謂二王謂虞夏耳然謂虞夏以為二王者未見其徵朱以為先代之後檀也

毛云辨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振其大要以為亂辭

朱云將奉也言湯其尚顧我烝嘗敬此湯孫之所奉者致其丁寧之意云云也戶從鄭說

朱云諱此辭未見其為祀中宗而朱記湯孫則和羹成湯詩耳序但不欲連篇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君不欲遺之耳今云是也它如今註

遠貌、庸、大鐘也、鞉、盛貌、萬、舞名、奕、大貌、我有嘉客亦不貌、赫然太甲之於祭、聲樂皆盛大也、

夷懌。嘉客、先代之後也、夷、悅也、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亦皆悅懌也、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民、古人也、有作、言行恭敬也、色曰溫、貌曰恭、恪、敬也、魯語解之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曰在昔、曰先民、而謂此四句以為其辭之亂曰、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顧、顧念也、將、助也、嘉客悅懌、顧念我殷家之烝嘗、而來助大甲之祭祀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中宗、殷王太戊也、或曰、沃丁弟太庚之子、或曰、大甲之子未審孰是也、而此詩首句稱烈祖、末句亦曰湯孫之將、則亦祀成湯之詩者明矣、序者以為祀中宗者、於詩無所見焉、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上篇及此詩、蓋皆此時所作之樂歌也、與○子貢詩傳、及申詩、說、皆與上篇同、

鄭云、孟女之此所、女中宗也、今云既以為祀中宗而望作中宗、以為女年、朱云爾王祭之君、蓋自獻者指之也、是也、它如註、

鄭云、賚讀如往來之來、今云強解耳、如字訓賜可也、

毛云、咬、王醆、鞉、今云、咬訓管庫理、鄭以和羹、春秋諸侯甫和順之德、云云、鞉、說、何喻之有、朱云、咬、鞉、說也、羊猶和也、云云、毛云、咬、鞉、說也、羊猶和也、云云、毛云、咬、鞉、說也、羊猶和也、云云、毛

毛云假之也、鄭從之、今云此假牟以爲格是也

鄭云將猶助也、生云遵廣將之也、今云溥將牟注可證也

顧予烝嘗于湯孫之將。

鄭云烝嘗于湯孫、今云烝之篇全同、鄭以爲祭中宗、泥于序也

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

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綏、安也、神乃安我嗣王將以壽考無疆之福也。

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軝、祈支反、鶬、七羊反、假、音格、下同。約軝、以皮約束車轂也、錯衡、文衡也、鸞鈴也、在鑣、四馬故八鸞、鶬鶬、鸞聲也、假、至、享、獻也、蓋助祭之諸侯、乘此車馬以來至以獻于朝也。

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溥音普、穰、如羊反。溥、廣、將、大、康、安、穰穰、繁多也、我殷受天命廣大、又自天降平安之福使年豐以五穀穰穰然也。

來假來享。降福無疆。諸侯來至來獻而以助祭則神降福亦無疆也。

顧予烝嘗于湯孫之將。湯孫、大甲也、將、助也、二句與上篇意全同、矣、此詩文義似不承續矣、疑舊多脫句與、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鄭云祀當爲祫、今云坎穿矣何以知祫祭之詩

玄鳥祀高宗也。高宗、盤庚弟小乙之子、名武丁、當此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其德高可尊、故號高宗之詩者明矣。高宗、此詩特稱武丁孫子、則祀高宗、說以爲此、亦禘祀之詩。子貢詩傳、缺文不可知也、申詩、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玄鳥、燕也、一名鳦、芒芒、廣大、貌、古有娀氏、女簡狄、爲帝嚳次妃、春分玄鳥降、帝嚳率妃祈于郊禖、玄鳥遺卵、簡狄取而吞之、乃生契、云後契爲堯司徒、有功而封商、遂以爲有商氏、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其土日以廣大也、是湯之受命、基乎契之功故本其天意爾。

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帝、上帝也、武湯、以成湯有武德號之也、域、州也、當夏桀昏亂、乃上帝命成湯以正封疆于四方、天又命四方諸侯以使湯同有九州也、仲虺所謂天

武王鄭云高宗之孫有武功有王德子先王者無所不勝服朱云武王湯號而後世亦以自稱也今云武王不可拘者號也

鄭云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云十乘者三王後八州之大國今云是鑿說耳小雅六月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同焉耳

鄭云穫朱樓也朱從之今云小雅吉觴為穫謂酒食也

鄭云肇當作兆朱云肇闢也今云皆中是也聲語轉半肇來訓正與上篇正域同音耳

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也。**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高宗也高宗之前道衰禮廢而殷家將危矣而高宗即位思復興殷得傅說相之行道復興故言商之先后君也殆危也武丁高宗也孫子矣。**武丁孫子。**高宗也第三王。**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乘繩證反糦尺志反○交龍為旂十乘前列之車小雅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大糦酒食也高宗之孫子以武德王于天下者無不勝服龍旂十乘以威服諸侯諸侯供大糦以奉承之也然所謂武王未審指何王也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祖甲復能修德無逸稱中宗高宗祖甲三王之德而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是祖甲以下殷又衰廢無可稱之王焉然則所謂武王蓋稱祖甲與。**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肇音趙畿疆也止安居也肇正也殷王勝服諸侯而邦畿方千里內無侵削之患是為民之所安居而後復正封疆於四海循湯之所指畫也猶大誥所謂率寧人有指疆土之意也。**四海來假來假祁祁。**假音格祁祁衆多貌四海之內服其政令而來至者衆多也。**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員音圓何胡我反○景山名見下殷武詩員與圓通周也何荷也殷王之所都景山四周是大河言有山河之固也其受天命皆宜乃是當擔荷多福也。

毛云景大員均鄭云商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云朱云畢員維河之萬未詳或云山名商所都也是殷武畢章名商所都也是殷武畢章春秋僖元年回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員與下帛幅幅義同云今云或說有徵可從也

鄭云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今云鄭混大禘與郊書誤更於禮記可以審焉也朱從序以為禘之詩而已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以上三篇以協韻觀之疑舊是數章之詩而後章句多散脫遂以為一章之詩與是以似章意頗有不屬者矣

長發大禘也。大禘五年之殷祭也毀廟之主及羣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廟以序昭穆也而商人禘帝嚳因祭成湯而推稱契與相土又且配食伊尹者也

盤庚所謂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而此詩末句特稱伊尹之食伊尹之詩而非大禘之詩與○子貢詩傳及申詩說亦皆以爲大禘之詩

毛云幅廣也隕均節云隕當作圓圓謂圓也朱從之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濬音峻隕音圓○濬深哲智長猶久也洪大芒芒廣大貌幅地方之廣也隕圓也地之周圍也商禎祥當洪水芒芒然之時禹敷治天下之土地乃四方外之大國是皆分其疆界其地之幅圓既長大也此時既發其祥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娀息忠反○有娀契母簡狄之國也將大也帝上帝也禹敷治下土之時有娀氏之國既方廣大上帝立其女簡狄以爲帝嚳之妃而生契說見于上篇

鄭云帝黑帝也今云是五行家之說帝上帝耳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玄王契也國語曰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蓋商人取乎玄鳥以追號之耳桓武撥治也率循履禮也玄王契桓撥其民益其地以爲大國皆是能達其政治循禮不踰越遂視其民既發其政教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息亮反○相土契孫也烈烈威武貌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四海之外截然整齊左氏傳曰昔陶唐氏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然則夏后氏之世相土更就契封於商丘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帝命不違者天之所以命契之而與天心齊也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假音格祗諸時反○降下躋升昭明假格式法九圍九州也湯之下士尊

鄭云承黑帝而立于故謂契爲玄王朱云玄者深微之稱或云以玄鳥降而生也今云是於玄鳥詩以或說爲是

笺云桓大撥治德禮也今云其說不穩也箋云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變不本是也

鄭云假暇式用也其德聰明寬暇天下之人達二然云今云非也昭假與烝民詩昭假于下同式訓用亦不是朱云降猶生也達之文也故亦失之家語亦于行古訓可以見也

毛云球玉綏表旒章也今云玉表章之解未聞強鄭云綏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竿可從也又云湯既為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玉解不可然也尺二寸之圭所謂介圭不可謂小玉也朱云小球大球之義未詳或云小國大國所贄之玉也鄭氏曰云玉說可從也小球文球猶小東大東之謂謂中國大國也

毛云絿急也優優和也鄭云競逐也不逐不與人爭前後也今云牽強耳朱說是也今從朱

毛云共法數大龐寵龍也鄭云共執也小共大共猶所執擯小球大球也今云皆不得之也朱云小共大共駿厖之義未詳或云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蔡氏云共珙通合珙之玉也董氏云齊詩作駿驄謂馬也龍寵也今云施蔡氏董氏之說可從也龍同馬頌的詩我龍受之龍同馬家語弟子行引此章以楯于路之象示意同焉

毛云受固曷害也鄭云有之言又也而虔曷之訓從毛今云此訓不可無也朱云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曷遏通也可是也魯語云虔天刑虔敬也下篇方斷是虔毛猶以為敬

毛云苞本蘖餘也是也鄭云苞蒲草也天豐大先三正之後也云北鑿說也已朱云苞本也蘖餘生蘖蘖也生蘖蘖也云朱說可

賢甚速是以聖敬之德日升進而其德之明徧至于下民遲遲然徐泰故上帝敬之乃命之以為天下九州之法式也孔子曰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躋成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

球音求綴陟劣反旒音流何胡我反○球美玉也小球大球蓋謂小國大國之諸侯所執以覲之瑞玉也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何與荷通擔也休福也湯既受命而為天子則受諸侯之瑞玉以係屬天下之國如旌旗之旒結著焉以擔荷天之休福也

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絿音求遒子由反○競強絿緩也優優寬裕貌遒聚也言寬猛相濟敷政優優然則天之百福自是聚於商家孔子引此四句而曰和之至也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

共音拱厖

莫邦反何胡我反龍丑勇反○共與珙通小珙大珙猶小球大球也厖駹也謂駿馬也何荷龍寵奏進也湯受諸侯之瑞玉以負任天下之國如駿馬之負重載焉以擔荷天之寵榮乃敷進其勇武以除桀之昏亂也仲虺所謂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也

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戁奴版反竦小勇反○戁恐竦懼總聚束也湯之征伐無道彼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故雖敷奏其勇武人民不震動恐懼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曷於竭反○武王湯也載猶建也虔敬也秉鉞猶周武杖黃鉞也曷與遏通止也湯建旆與師有敬天威以秉鉞誅有罪其威勢如猛火之烈烈則莫敢遏我商王之師者也湯誥曰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是所以有虔也

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蘖五

從也苞猶常武詩如山之苞易苞桑之苞。
古集韻音苞

毛云業業危也。鄭云中世謂相土也震猶威也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今云鄭說不通也上章不震不動既以為不驚動而以業有震為威乎。朱云承上文而言昔在商王之前世中則前乎此矣也。謂湯之前世中衰時欲之是也下明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是謂湯之時衡實左右商王。

葛反夏戶雅反○苞本也蘖萌蘖也韋豕韋彭姓之國也顧及昆吾皆己姓之國也此三國黨于夏桀之惡如苞有三蘖而湯既征伐之皆不能遂達其惡而滅亡矣九州乃皆整齊也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中陟仲反予音與○

中葉中世也業危也允信也卿士斥伊尹也昔在商之中世湯之前國勢微弱有震動且危於此時信也哉湯為天之子天降與之卿士言生伊尹以為輔相也仲虺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其湯以前震業亦可知矣

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阿衡伊尹之號亦稱保衡左右助也商王湯也實是伊尹助湯使之王于天下矣是因祀成湯之時配食伊尹遂稱其功焉爾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此詩第四章何天之休下似脫一句矣

殷武祀高宗也此詩見於末章蓋是新修高宗廟而祭祀之詩也○子貢詩傳與今序同申詩說以為祀高宗之樂蓋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祧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特新其廟稱為高宗而祀之故作此歌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撻他達反罙面規反

罙蒲侯反○撻疾貌殷武殷王武丁也荊楚之本號罙冒也裒聚也蓋高宗之前殷道衰而楚人叛乃高宗撻然奮武威以伐之冒入其險阻而聚楚之士衆言勝服其叛逆者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其武亦可以見焉

有截其所湯孫之緒湯孫謂高宗也高宗陳師之所有截然整齊不可犯者實可謂湯孫之緒業矣

朱註云舊說以此為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云易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之歟今云易所謂鬼方北狄獯鬻也非楚之謂也

毛云罙深也鄭云罙冒也朱亦從鄭

上篇海外有截九有有截大雅截彼淮浦皆同鄭云湯孫太甲之等功業今云湯孫以為太甲者指言為其以為高宗是也猶書謂以為之子孫言湯之子孫也

鄭云商王是吾常君　朱云故商之常禮也　今云承上文常者不變易之謂耳

毛云適過也　朱云適論通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昔有猶昔在也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享獻也一世一見曰王常猶天命無常之常言不變革也是高宗責之而曰是汝荊楚之國居中國之南方而非甚遠也昔成湯之時自彼氐羌遠夷之國猶亦皆來享來王而曰商王是常乃不敢背叛也言楚在近而叛氐羌之不如也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辟音璧下同予音與適直革反解音懈○辟君績功來辟猶來王也適與謫通罪咎也天命衆多之君侯建設都于禹之功績九州之國以歲時朝聘之事來辟于我殷王皆無失其道則我殷王無與之禍謫諸侯各修農事非解倦焉說命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是建設國都者雖王者之所為實是天之所以命多辟也此章疑有脫句與

毛云嚴威也　今云不是也　毛云敬也嚴字不當敬猶嚴父之嚴有尊敬之意　朱云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今按由上章而見之意謂湯也　鄭以為謂湯是也　哀五年云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鄭云極中也　今云極之解前往已具焉　朱云極表也是也　按朱以前篇中極為至極之義其解不定也　鄭云赫赫乎其出政教也濯濯乎其見尊敬也　今云赫赫濯濯之解不明也　朱云濯光明也非也　毛云濯濯載芟具耕濯濯光明之謂也　按且朱註不解聲及靈何謂則章意不審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嚴尊敬也遑暇封大也天命降監天下下民之中有可尊敬者謂殷王也殷王之道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不敢怠惰遑暇于政事是以命之于下國以為天子大建立其福祿也左氏傳曰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然則是皆因高宗之中興推以述成湯之德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商邑謂商之王都也翼翼整齊貌極猶表極也赫赫顯盛貌聲名聞也濯濯潤澤貌靈善德也商都之禮俗翼翼然整齊乃為四方之表極赫赫然其名聲顯于四方濯

毛云色〻昌直也朱示云直也今云凡字固轉之圓形之義故就字非直之謂也朱云祓宗也毛可從也毛云陳也又廟毛云寢路寢也鄭從之朱云寢廟中之寢也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今按朱說可從也毛鄭以爲路寢則高宗生存之居也今祀高宗豈謂路寢之成乎不通也

濯然其靈德澤于兆民是以得壽考且安寧之福以保我後嗣子孫是美高宗中興之德也書曰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桷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斷音短斲陟角反桷丑連反○景山商邑之山名也丸丸圓大貌虔敬也桷長貌旅衆也閑大貌寢廟寢也欲倫材木陟彼景山則多有松柏之丸丸者是斷伐之而遷徙之斲之方正而敬其工事乃有松桷之長有衆楹之大廟寢既成而神甚安焉蓋是新修高宗之廟也

伊尹戒大甲曰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然則天子七廟之制夏殷以上亦與周同焉爾而商人祖契而宗湯則如高宗之廟親盡之後非三昭三穆之數而宗其中興之德以更存其廟與而此詩之作不可知當周王之時也史記云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崩子帝祖甲立祖甲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崩子帝祖甲立祖甲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崩子帝祖甲立祖甲

右毛詩註從安永七年三月至八年九月四日而草創之而後年年討論以增損之從享和元年二月十二日至同年十一月十五日更修飾之畢

冢田虎叔貔註

島田藏書